

DOI: 10.3969/j.issn.1672-8874.2011.04.030

从《坎大哈人文地形报告》探讨人类学 在我军军事教育中的开设和研究

白育芳

(南京炮兵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32)

[摘要] 《坎大哈人文地形报告》是“人文地形小组”运用人类学方法介入战争的直观实例, 分析《坎大哈人文地形报告》的主要内容可看出其调查研究涉及文化、政治、人口、民族信仰等问题, 主要采用了客观描述、推论性数字统计等方法, 这对我军军事教育开设和研究人类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历史上人类学介入战争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但也存在伦理学争议, 人类学纳入军事教育将有助于消除争议, 并增强军队作战的科学性。

[关键词] 人文地形小组; 《坎大哈人文地形报告》; 人类学; 我军军事教育

[中图分类号] E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2011)04-0091-03

The Study of Anthropology in the PLA Military Education Stimulated by Kandahar Humane and Topographical Report

BAI Yu - fang

(Nanjing Artillery Academy, Nanjing 211132, China)

Abstract: The Kandahar Survey Report is an example of the Humane and topographical Team applying anthropological methods in war fare. By analyzing the contents of the Kandahar Survey Report, it can be found that such factors as culture, politics, demographics, and national belief are involved in their investigation. In the report they utilizes both objective description and inferential statistics. These methods are of significance for the PLA to introduce anthropology into militar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nthropology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wars in history. However, there are some ethnic disputes about anthropology in this respect. To introduce anthropology into our military education will help eliminate ethnic disputes and help the armed forces to fight battles in a scientific way.

Key words: “human and topopographical Team”; Kandahar Province Survey Report; anthropology; military education

一、“人文地形小组”

现代战争越来越关注人文因素所起的隐性作用。美国军队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开始后充分认识到社会环境、文化形态、价值观等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他们专门组建了“人文地形小组”(HTT, Human Terrain Team), 绘制包括地区部落关系、种族渊源、宗教和语言等在内的“人文地图”, 这是美国陆军“人文地形系统”(HTS, Human Terrain System)项目的重要内容。“人文地形小组”由一批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 每支“人文地形小组”由五人组成, 包括两名从社会招聘的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以及三名来自美军或联军的团级以上专家。根据美军方面提供的数字, 截至2009年1月, 共有27支“人文地形小组”被安排同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的作战部队共同

行动。其中21支小组在伊拉克, 6支小组在阿富汗^[1]。

“人文地形小组”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 担任作战部队的文化顾问, 帮助指挥官们掌握和了解当地人文环境, 采集当地人文环境信息, 对指挥官的决策进行评估, 提出修正建议, 或者根据获得的社会信息, 结合指挥官意图, 直接为司令部提供建议性的行动方案。他们的人文情报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军事情报, 用以对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援, 运用语言优势深入当地民众, 从中获得如武装分子行动和路边炸弹位置等方面的情报以支持作战行动, 另一种是社会情报, 用以充实完善社会数据库。“人类地貌小组”还发挥亲和力, 化解民众敌意。2010年3月美军发布的《坎大哈人文地形报告》^[2]就是人类学家介入战争直观生动的例子。

[收稿日期] 2011-05-31

[作者简介] 白育芳(1972-), 女, 内蒙古兴安盟人, 南京炮兵学院外语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 硕士, 主要从事中西文化比较、中国传统文化、中西美学的教学和研究。

二、《坎大哈人文地形报告》的主要内容

《坎大哈人文地形报告》采用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绘制人文地形图。人类学(anthropology)是从生物和文化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人类学大致可区分为:主要研究形态、遗传、生理等的人体人类学,亦称自然人类学;以风俗、文化史、语言等为研究对象的文化人类学,以及专门研究史前时期的人体和文化的史前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借鉴了历史研究中的文明区域划分方法,将文化作为精髓。

报告的很多细节来自对坎大哈地区的民意调查,“人文地形小组”详细的分析了坎大哈地区的文化、政治、人口、民族信仰等问题,并对在地区活动安全状况、政治不稳定因素、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对塔利班的态度等问题都做了详尽的记录分析。调查结果围绕着三个前提:地区民众如何与地区政府合作相处;如何发扬良好的政府管理机制;明确何种因素促使民众支持或反对叛乱。

(一) 调查基础。在坎大哈九个地区接受调查的1994人中,男女人数为56:44,平均年龄为31,平均受教育程度是6.1年,没有种族血缘联系的人超过7%。

(二) 安全状况调查。安全被视为是核心问题,在距离调查报告发布的六个月间,安全状况一直处于恶化状态。首要关注的是地区之间的道路出行安全,多数人认为在超出自己的地区出行危险程度加重,阿富汗国家军队(ANA)和国家警察(ANP)设置的检查站,是事故频发地带。Al Qaeda和反政府组织(AGES)被视为是最危险的因素,其次是犯罪和走私。多数地区对政府和塔利班保持中立和观望的态度。

(三) 参加阿富汗国家安全武装的心理动机调查。大多数人的主要的目的是薪水。不参加国家安全武装的人的出发点是危险系数高和令人头疼的腐败问题,人们认为当警察比当兵更危险。

(四) 腐败问题。这是政府最不稳定的因素,也是导致各种叛乱的根源。坎大哈城是腐败程度最高的城市,腐败程度超过71%。

(五) 政府合法性。整个坎大哈省对政府的合法问题持矛盾态度:收入低的男性公民不相信政府,高收入家庭承认政府的合法地位。除了Arghandab, Shah Wali Kot和坎大哈城地区,大多数人相信政府尊重伊斯兰传统,而Arghandab, Shah Wali Kot和坎大哈城地区的人们相信塔利班更能代表伊斯兰文化传统。

(六) 冲突。民众广泛支持塔利班及宗教领袖与政府间的和平谈判,大多数人对反政府组织持同情姿态。

(七) 对政府提供服务的满意程度。包括干净的饮水、儿童教育、安全防卫等问题。

报告涉及宗教、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但更倾向于政治问题。报告称其首要的目的是通过调查提供全方位的视野,从而通过重新制定政策、决定等方式提高阿富汗人的生活质量。报告还希望能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找到合适的方式,加强民众对阿富汗政府的支持力度。他们称报告的调查结果有助于联合武装力量找到多种途径解决关键问题,为阿富汗问题研究提供便利。报告还总结了

调查后总的感受:政府被视为是合法的权威组织;阿富汗国家安全力量是可相信的,有能力为当地民众提供安全保护;权威人士受民众拥戴,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腐败和道德约束在政府中是重要的问题;塔利班力量与政府处于竞争状态。

报告采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评估相关的主题,主要有数据统计、情况描述、图表推论等方式。

三、我军军事教育开展人类学研究的必要性

我军还没有将人类学方法系统的应用于战争中,如果考虑到未来军事的发展,人类学进入军事领域首先应在军事教育中开展相关的研究,军事教育涉及各种文化层面,能够直接培养军队的指挥人才,其辐射面非常广泛。

(一) 战争的需求——文化是战争的因素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战争永恒的规律,现代战争形势越来越复杂,过于依赖现代武器装备并不能解决战争的所有问题。在越战期间,美军特别战争委员会认识到非常规战争的胜利取决于对本地文化的理解,他们曾求助于人类学家解决战争的困惑。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前苏联军队在阿富汗,美军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都有此境遇。

“二战”后期,美军就开始考虑跨文化难题的解决。美军为应对日本问题请鲁斯·本尼迪克特做了人类学调查——《菊与刀》(1946),他们采纳了人类学家的建议治理日本,获得了成功。二战时著名的“轴心国民族学方法”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调查分析战争区的社会文化,为战胜法西斯打下基础的生动实例。二战后美军就如何在新近占领的岛屿上与土著居民沟通与合作的问题邀请了优秀的文化人类学家来加以研究,1958年出版的《丑陋的美国人》,对战后美国的东南亚外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人类学家的建议下,二战后美军学习驻地语言、开放军营、士兵外交、文化浸润,在德、日等国“反客为主”,所以“9·11”后的战争中,美军再一次启用文化人类学方法^[3]。

(二) 人类学家介入战争的争议

目前对人类学介入战争的伦理学争议不断。反对者认为这种行为有悖于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专业道德和纪律。其实在冷战时期,有些人类学家介入战争就引起争议,他们的身份很尴尬。

在美国国内,美军“人文地形系统”及其“人文地图”的有效性缺乏具体的证据,饱受舆论抨击。况且人类学家介入战争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雇员不专业、安全不保证、管理混乱、弄虚作假等。人类学家的安全也成了一个重要问题,从美军人类学家的情况来看,很多没有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和教育,对军事领域缺乏足够的了解,战场反应也不如军人,有的人类学家甚至失去了生命,保护他们的士兵也埋怨经常受到安全威胁。在美国,愿意穿上军装,接受强制性武器训练的人类学家寥寥无几。一个名为“忧心的人类学家网络”的组织就声称绝不参与五角大楼对付反美武装分子的行动^[4]。

我军的战争性质是从正义角度出发,从不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因此人类学家服务于军队是从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角度出发的,不存在道德争议。而在军

军事教育中开设人类学研究的课程，有助于学员开阔视野，为军事策略的制定提供借鉴意见。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兴起，很多都围绕着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展开。目前我军开始开展文化军事学的研究，从各种文化要素的相互关系、整体统一以及人如何创造和利用这些成果的角度，来研究和揭示军事活动的特征、本质和规律，其中也有人类学研究的方法可供借鉴。

在历史上我军多次采用过人类学的方式，比如中国共产党在历次的战争中首先要做到了解民心民意，根据地的建设有良好的文化和社会基础，我军在成立发展壮大的时期，时刻关注民生疾苦，了解民情，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战胜敌人。只是在我军的战史研究中还没有系统研究人类学如何运用于战争中，缺乏形而上的理论总结。如果在军事教育阶段就引入人类学方法，军人能在战争中自如地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加之军事知识的底蕴，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军的实例为我军军事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意义。

（三）国内外对人类学和战争的研究状况

在深入了解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介绍分析人类学在世界军事领域中的应用能拓展和丰富文化与军事研究的内容及空间，而且对推动未来军事研究的深化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国内研究状况：目前国内研究领域已经关注到人类学介入战争的问题，但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介绍“人文地形小组”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中的情况的文章占比例多，还没有专门介绍和研究人类学与战争的关系的成果。有关HTT的研究论文国内只有一篇。即叶钦卿、王斌党的《铁掌上的天鹅绒——美军“人文地形小组”一瞥》。以人文地形小组为关键词搜索中文网站，核心文章只有3篇。以“人类学”和“军事”为核心词。对于军事和人类学的交叉研究，相关文章也就十篇左右，国内还没有相关的硕博学位论文。

2、国外研究情况

国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是个热门。“Human Terrain Team”被美国方言协会选为2007年度最“响亮”的词语之一。

国外人类学介入军事学的研究成果很丰厚。如专著：Pamela R. Freese, Margaret C. Harrell的《人类学和美国军事》(Anthropology and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Coming of Ag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5]；David H. Price的著作《人类学智慧：二战时美国人类学的部署应用和疏忽》(Intelligence: The Deployment and Neglect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6]；总结二战期间人类学介入战争的问题；关于人类学介入战争的伦理学评论的专著《人类学在军队中：军队人类学的伦理道德问题》(Anthropologists in Arms: The Ethics of Military Anthropology. Critical Issues in Anthropology. Critical Issues in Anthropology)^[7]；John D Kelly的《人类学和全球镇压叛乱》(Anthropology and Global Counterinsurgency)^[8]；Roberto J. Gonzalez的《美国的反破坏行动：人类学和人文地形》(American Counterinsurgency: Human Science and the Human Terrain)^[9]等。

关于人类学和军事的研究文章也非常丰厚，如收录于

“Critical Asian Studies”中的“Reveille For Anthropologists Introduction—Anthropologists and War”；还有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具体问题的“Expanding the Qawm: Culturally Savvy Counterinsurgency and Nation – Building in Afghanistan”；研究报告“Report of the Ad Hoc Commission on Engagement of Anthropology in US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Communities”；综合研究“AAA’s Executive Board’s Statement on the Military’s Human Terrain System”；点评争议的“Anthropology and counterinsurgency: the strange story of their curious relationship”等等。

很多外文资料亟待我们翻译介绍并进一步研究，以期对我国的未来军事提供重要的参考建议。

四、从《坎大哈人文地形报告》研究人类学应用于军事教育中的方法

从《坎大哈人文地形报告》分析未来军事教育中对文化的分析应采用怎样的方法。在报告中，人文地形小组绘制了详细的调查分析图，绘制了20个图形表和15个数据表格，采用了客观描述、推论性的数字统计，图解分析、描述性的统计表得出结论，非常直观。这些方法于我们在军事教育中展开相关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客观描述的图表。如对坎大哈省的九个主要地区的直观描述。小组对每个地区的情况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然后得出综合的结论，同时也考虑到地区的差异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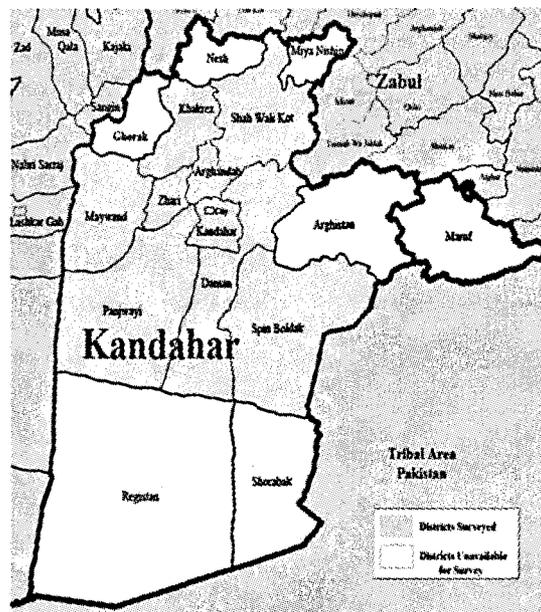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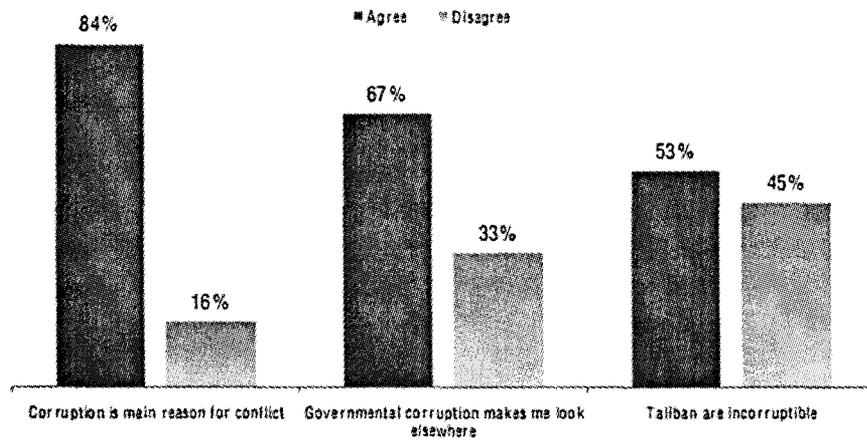


Figure 1: Districts of Kandahar Province analyzed in this survey.

描述并推论性的统计图表。如对政府和塔利班腐败问题的调查中绘制的图表，可以清楚的看到支持塔利班的倾向。左侧一组表示认为腐败是引起冲突的主要因素，支持此观点的人占84%，反对的占16%。中间一组表示政府腐败使很多人对政府失去信心，支持此观点的人占67%，反对的占33%。右侧一组表示塔利班不腐败，支持此观点的人占53%，反对的占45%。



还有如对政治合法认同的程度，表格横坐标表示认可政治合法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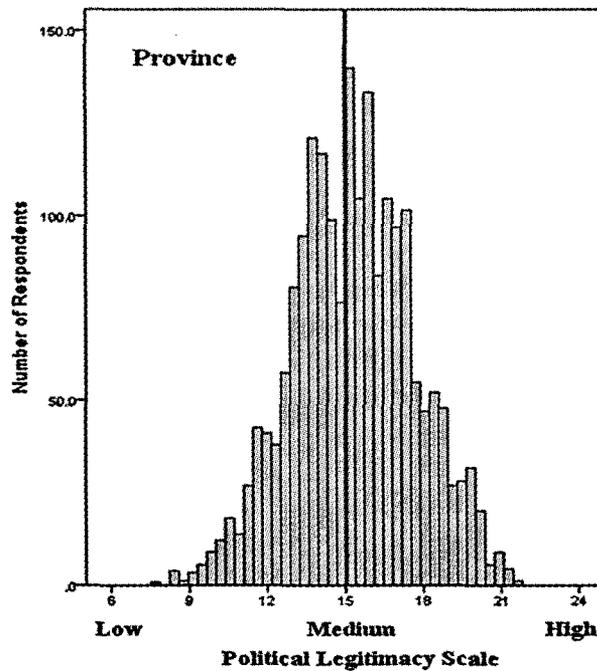


Figure 11. 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summary scores for Kandahar Provi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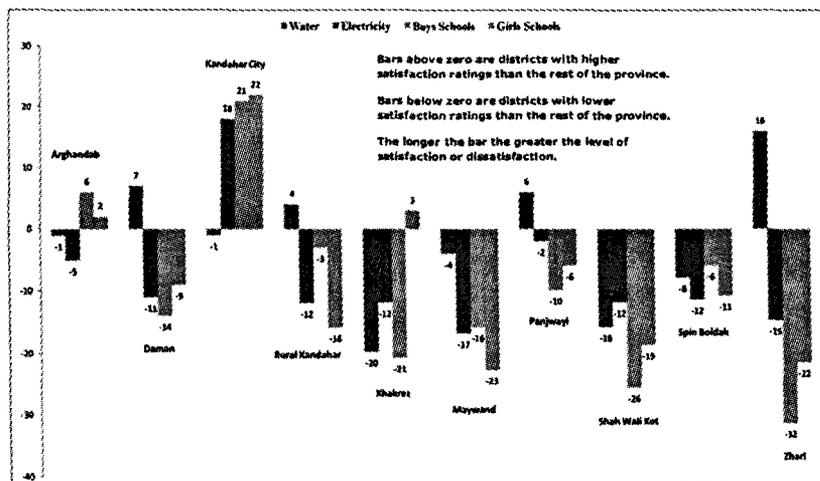


Figure 7-A. Perceptions of service satisfaction by district in Kandahar Province – water, electricity, boys' schools, girls' schools.

可以看到这些统计图标基于非常细致、深入的调查工作基础上，而且这些描述性的统计图标（下转第110页）

理辅导员培训的时间比较短,但内容必须有系统,有针对性。值得注意的是,朋辈心理辅导员的培训不能将培训重点放在辅导理论和心理学术语上,而应该把培训的重点放在技能上,尤其是辅导同伴时需要用到的技能^[7]。培训内容为朋辈心理辅导员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心理辅导的基础知识、军校青年学员常见心理问题、以及心理辅导的主要技能。培训时间一般为6-8周,每周3-4小时,共约20-30小时。整个培训过程应当设计科学、计划周密,讲求实效。

4、适当地监督

学校专业心理咨询教员应定期对朋辈心理辅导员的工作进行督导检查。适时对朋辈心理辅导的开展情况及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定期组织朋辈心理辅导员座谈交流,相互之间吸取经验和教训,改善工作方法,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总结纠正。另外,朋辈辅导毕竟是一种非专业的心理咨询模式,所以朋辈心理辅导员的工作定位应该主要是发展性心理辅导,对于有严重的心理问题的学员,学校专业心理咨询教员应及时介入。

[参考文献]

- [1] 韩向前,汤家彦. 现实与挑战[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1:7-8.
- [2] 孙炳海,孙听怡. 朋辈心理咨询模式述评[J]. 思想·理论·教育, 2003(9):65-68.
- [3] 钱铭怡.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227.
- [4] 叶浩生. 心理学理论精粹[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0: 324.
- [5] 董宏,罗树明,周华. 高校后勤社会化的新探索—思政工作与宿舍管理相结合[J]. 教育发展研究, 2006(3).
- [6] 甘诺,严红艳. 中学生朋辈心理辅导的调查与分析[J]. 当代教育科学, 2007(23).
- [7] Myrick, R. D. & Emey, T. Caring and sharing: Becoming a peer facilitator. Minneapolis, MN: Educational Media Corporation, 2000.

(责任编辑:卢绍华)

(上接第94页)

本身包含着推论性的结论,如上表,可以推断出对政治合法性的关注保持中立态度的人居多。

“人文地形小组”广泛开展与占领区社会的文化交流活动,为军队的行动创造有利的人文环境,甚至深入占领区当地民众中通过解决社会问题和提高文化素质来化解民众的敌意。如他们在帮助政府树立良好形象,赢得民心时可以从民众普遍关注的饮水、用电、子女教育入手,立柱代表各个地区对政府服务的满意程度,让民众意识到政府做出的巨大努力。

报告的系统结构明晰,主要包括目录,目录中不仅有大的内容框架还有图表、数据表格的统计,报告的目的和前提、主要调查情况、综合结论、附录说明等。从事调查的领域,采用的统计、描述、问答、推论等方式,标注的表格、图表等形式,对开展调查的数据基础和来源的详细说明等对我军军事教育引入人类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叶钦卿,王斌党. 铁掌上的天鹅绒——美军“人类地貌小组”一瞥[J]. 现代军事. 2008(7):52-53.
- [2] Human Terrain System—Kandahar Province Survey Report March 2010[DB/OL].

http://www.wired.com/images_blogs/dangerroom/2010/04/kandahar-province-survey-report-5-apr-2010-for-isaf.pdf, Mar. 2011.

- [3] 萨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2:5-14.
- [4] 杨孝文. 美军急招人类学家上战场[J]. 环球军事. 2007(21): 29.
- [5] Pamela R. Freese, Margaret C. Harrell. Anthropology and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Coming of Ag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algrave Macmillan - Academic Publisher, 2003.
- [6] David H. Price. Anthropological Intelligence: The Deployment and Neglect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7] George R. Lucas Jr. Anthropologists in Arms: The Ethics of Military Anthropology. Critical Issues in Anthropology. Critical Issues in Anthropology. AltaMira Press, 2009.
- [8] John D. Kelly, Beatrice Jauregui, Sean T. Mitchell, Jeremy Walton. Anthropology and Global Counterinsurgenc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 [9] Roberto J. Gonzalez. American Counterinsurgency: Human Science and the Human Terrain. Prickly Paradigm Press, 2009.

(责任编辑:胡志刚)